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一　唐集

皇明　舒城阮一閱編

宗室　月窓道人刊

御陽　程珖校

評論門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斗杓東漱灩晨曦照九重和氣熏風摩盖壤兢消金甲事春農鄧温伯云晨曦漱灩上簾櫳金屋熙熙歌吹中捫臉似知官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昧旦求衣向曉雞蓬萊仗日下將西花添漏鼓三聲遠柳映春旗一色齊梁君貶詩云東方和氣斗回杓龍角中星轉

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護玉宸朝皆佳作也余觀定詰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領東風到世間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渡建章草色未迎雕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黃其三云晴暉散入鳳凰樓一行朱簾不上鉤漢殿闘簪雙彩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聲觸簫鉤漸好風閒繞闌干指花梢春痕已着羊車徧紅觀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又於翰苑而筆端自狀習熟耶丹陽集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未章有顧短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鑿泯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麼憧之句醉贈張徽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群之句則籍有意於慕哭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刻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慙賓逢人多贈珠紫掖無發章句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至語言拙惡如寺貪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秖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姚秘監嘗稱之曰妙絶江南曲淒涼怨

文詩白太傅必稱之曰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士必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艷爾

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啓玉扃冉冉遊塵生蔼蔼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柱月皎龍燈炎炎寶館風微鶴燭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

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墅萬燭當樓寶瑟開雙鳳雲屏扶翠虯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

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人之手蓋格調當如是也

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鶯鶯鳳鞘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

胡文恭云春煖仙莫初霽靡日斜芝盖尚徘徊鄭毅夫云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濃薰萬壽杯皆典實富艷有餘若作清癯平淡之語終不近尔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古擬北上篇延之受語即成靈運久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雖有能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三四門五

二

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浣骨是知文公之詩者得於義山者為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三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鴈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戍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率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賦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賦之者易也李賡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孳孳常思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埃壒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幾矣小說載謝無逸閉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投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敗興也

宋元章賦詩絕人而人罕稱之者必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障奪佳山川長瀾四隘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昭求百怖愁寒烟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旱澤浹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驀若復起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蓋自邁

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被獨未讀送無本詩耳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其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龔元寧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覷鬼之窟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為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余襄公靖嘗在勑局作胡語詩云夜筵沒邏臣拜洗南朝厥荷情幹勤賢雅魯視君統聖壽鐵擺俱可感沒邏言後盛拜洗之賜厥荷言通好幹勤言厚重鐵擺言

嵩高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

離眼看房賀跋又踐行三匹烈丁密賜下貔狸移離畏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衣防閑人匹烈小木罷貔狸如邦如鳧而大狄人以為珍饌二詩可作對故表而出之

孟郊詩云食羶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曰樂天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二子死霄壤矣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波瀾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為難學者尚隱柳詩云勃春何限意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棰無緑葉辯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

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弃力凡世人方内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君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船一轍矣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為貧為客多之句非親嘗省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耻摇尾皇恩寛犯憐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為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嘗於東坡以為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玉雙飛水滿塘孤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為前輩所嘗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尚惡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答篴社鼠欲熟浮蛆香輕粟浙瀝鳴秋雨日暮飛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曲似未到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輒也況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高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托而作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應念覆盆下

雪泣拜美亦猶有所
在獄中非有所托詐也而作詩云羊
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待
發青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惠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
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紲之苦不能易其意續句之
樂耿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
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本義山集中亦載此詩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一

入所作也俱同上

評論門

或問鄭谷相國近有詩否答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
上此處那得之北夢瑣言載谿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
望及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
却谿請於文亘王諡號中加一恪字其不究時病率此
類愚謂此人止可置之風雪中令作詩也碧溪

王夷甫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二子皆因弊矯之者衍以
其妻貪濫黷貨至藉俠士李陽以懼之樽在臨海其婢
納女巫之賂令百姓擾登聞鼓其絕口蓋有由然如子
美張籍皆兒散寓乞錢書大白頻將三十萬盡付酒家

錢參參閑君一刷相訪正有床頭錢小杜清貧長欠一杯
錢東坡滿江風月不論錢山谷青山好去坐無錢會不
害諸公之高也
孟郊詩最淡且古只坡謂有如食蠐螬兗日嚼空螯退之論
數子乃以張籍學古淡東野古淡自足而不待學欤並同上
而諱所短耶抑亦東野為天葩吐奇芬豈勉所長
武元衡詩不多作集中有酬嚴司空荊南見寄詩兩篇一云
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
一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簫捲青山巫峽雨畫灺開
碧樹渚宮秋羽三聯一六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
月滿樓一云公並第魯掩故人淚罷句初傳明月樓皆續

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和顧翠娥愁入詩其大同參
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尔當以前篇為正後
篇誠未工也丹陽許渾集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前輩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
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太子云大雅久不作吾衰
竟誰陳王風委蔓艸戰國多荊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
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
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獨取
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
人之小巧者尔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
太甚乎同上

少游魯坡詩云節毛零落毡餐雪辨古縱横印佩金語太不等子瞻譏集句云天遒鴻鵠不易得使令作對隨家奚此詩正類此黄庭堅云昔公為藏經記云傳於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用遂納告毀稍在翰苑作梅花詩至有以為笑此皆士大世或以為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為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乃謬妄如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予由黄跋東坡遺稿云展卷得遺帅流涕湿冠纓斯文久衰弊流淫自為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陽秋

皆恨生不識作此詩人遂使庸夫俗子忘意其間酤坊茗肆適以汚累之謫仙云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此理信然和靖招靈皐云百千幽勝無人見說向吾師已逸機東坡云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囱凉入坐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次知使子猷老杜畏人有云語罷門徑從榛外無心待馬蹄又直須上堂看成竹客至從榛外無心待馬蹄不出迎將遺物離人矣答嚴八乃云只知此必銛其喙也孫穿花聽馬蹄又有州菜無徑欲教須伐竹開荒徑從杜穿花聽馬蹄又有州菜無徑欲教鋤亦如獻就去成都卜而云憑將百錢卜漂泊問君平自智者觀之則不然游戲篇章得失自在俗士拘泥則全不

相應也東坡艾合林墳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游香積山又云尋水已恐不繼書版記歲月蕭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閒曠之致子惠基嘗謂所親曰婚嫁畢當歸老舊廬故元次山招陶別駕云無惑別婚嫁竟為俗務塗退之云如今便可尔何用畢婚嫁

杜茅屋為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於乎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自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海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袴成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嶢君都盖洛陽城皆伊尹自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密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飢寒而閔人飢寒者也白氏飽煖而閔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易失於不思樂天疑優或人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后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心益賢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　新採柏鋪橅不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從來之勞備載於詩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有花潭

北莊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羊者言其時也
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者
言其景物也至於艸堂墊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
則乞樹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艸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緑
李與黃梅則乞果栽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艸
堂則喜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緑事
草堂貧不到則戲而為詩曰為嗔王緑事不寄艸堂
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
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客閬其心
則未嘗一日不在艸堂也遺弟檢校艸堂則曰鵞鴨宜
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艸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莫艸勿
拘纏送書即歸成都則曰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塗
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
致意如此及成者乱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艸
堂則曰不愁竟捨此復來雜樣無入門四松在步堪萬
竹疎則其喜可知後來幾嚴武卒彷徨無依復捨之而
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艸堂斷乎於寶應之初而永太元
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艸堂者
終始抵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
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艸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
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
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艸堂之名與其山川艸木

禽獸么詩似無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學而其山川艸木之華也葛常之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臺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題端師云窓間一榻茶烟碧門外四山秋益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雲艸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書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荊公詩即今老態無新語尚有盧山病可師愛其詩如是也丹陽集

元和十一年六月戊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死于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為朝廷恥遂下詔募捕竟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鋋之必反已而鋋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致於是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悠詩云寂寞馬鳴珂水暖鹽魚文七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甍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攷夢得為司馬時朝廷欲澡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記於靜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欤韵語陽秋

黃庭堅字亞夫嘗有悼石一絶傳於世云山鬼水怪看辭苑
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簟坐對心語只曾見漢家池館來
人士膾炙以為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池上怪
石詩云寒姿數片意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
雪風雷着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尊半酣書
破青烟痕參差翠柳擁不落筆頭鶯亂啼黍秋雲我聞
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鋪却漫僧
直欲掉掉首空歸不成話二詩殆未易甲乙也同上

評論門

曾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易常雖章繪句者之可
擬哉客有謂余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尒杜
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
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已遠後山
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
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更
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
事後山則曰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曰
乾坤着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曰寒城着霧深

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曰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畾洗者用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必足病公丹陽

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隱千里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非始知生為久離別淺為長不歸同上

逶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為平仄所牽則為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沉寥為平仄所牽秋風生枉枚詩所謂蹇沉吟夫是也又以汎瀾為瀾汎是為韻所牽哭孫員外詩所謂故侯何在淚瀾汎是也韻語陽秋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曾劉之堂或者取之大過余未饒也王贄嘗稱之曰鏤肌滌骨水瑩霞絢嘉穀白將不吃餘粱麁不葩芬苦不癯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郤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蓬於常花其鳴也靈龜於衆响觀其所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隙川傾世界東送喻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冊揖到家林此真兒童語也寄喻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如送喻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贈喻鳧又云才吟五字句又曰幾並鬚稱心寺中鳥云雪折停猿樹花藏浴鶴泉寄越上人

又云窓接停猿樹嚴飛浴鶴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送伍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其語言重疊有覺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鍾白猿垂樹窓邊月紅鯉驚鈎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垂垂變白門生黑絲高適觀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稚製慷慨變毛髮韵語陽秋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蘭至二十七而卒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遥知暮景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受之耶丹陽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似識當時臘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悞哉羅隱嘗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業　長其視前作愧矣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翊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翊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擬也比見前集中有固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驚鷗鷺忽相隨臘雪新晴杓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詩紫殿晴雪帶恩

光遠校偏隨鷺路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
香二詩皆翊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
登彭祖樓一詩而辭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詩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
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徑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
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舟艇舟中白髮生之類是也
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
逸步後之學詩者倘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
驟中此速貧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
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卻徊花
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驚
深可忍風敲竹敷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
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倘
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荊公嘗有詩云力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上築臺或謂
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則未見
有出也荊公答曰韓集鬬雞聯句孟郊云受恩漸始隗
則知荊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
排闥送青來之句乃必欵嗇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
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言一口有入面稱公詩謂自
喜田園安五柳但嫵戶祝擾庾桑竹為的對公笑曰伊
但知柳對桑為的對然庾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

謂荊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鷹統驥嶺盤鑿一余恨鷹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又多稱其二余恨鷹統驥事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悟夕即題鳧來前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也丹陽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雅圭白苧歌云山虛鐘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聽響答絃盧全詩云卅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叢桂是親情

朋香卅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同上

淚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瓊碎金瓊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

葛常之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萬首詩云兩句不甲折空惜埋泥滓野覓迷沒來空山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為問裴霍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與言

詩矣

高適別鄭處士云與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嘗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為馬則悞矣並同上

山谷詩多用稻田裕亦云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云手中花亂落香飯稻畦成豈屑是耶丹陽集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鱠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棄興隨水食鱸魚漢李九赴越云鏡水若所憶蓴羹鱸魚膾吳縣録令會稽則以鱸作越上亦無傷也韵語陽秋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向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絶倒然此卷語意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絶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鄒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已詩而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為無已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已乃謂人言我語語勝黃語何耶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三

評史門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儀勸其取金陵史稱薛鏐李藁卿等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曰傳止言永王璘辟為府僚璘逐逃還彭澤審尔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天皇欲度遼若非替其逆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狼詩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蘇謫夜郎元宋中丞薦白啓云遇永王東巡增行中道乃用

白述懷意以收拭其過尒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
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白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
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攜父掉頭不
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
意也黃常明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庸錢獻羨餘怨謗係
路致有衡州之敗觀發潭州寄李宻常侍詩云君今
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
賓客華中丞詩云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
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
乎觀甘露之事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

仇士良白居易奉詔謀逐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閑
下文宗召楚至商對楚態憒因付涯訊牒曰果遲書耶
楚迺誠有謀誰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閣人而誣實人
杜牧之作李訓鄭注二傳史為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楚獨為辯明若以史為證則野史乃言尚賴舊相令狐
牛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善言鄭注事也

方是時知鵬鳥飛來庾子直論去日蝕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
之如此議者謂李訓注不可為相旋數眼謫故牧之作詩痛
也豈牧之所云非謂實庾子辛卯也鵬

集于舍班固書庾子之言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詩

借是事以明李廿之寃尔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鐵
鉤朱戟擬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
校尉曾出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面叱仵仇士良
入逐以稱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為給事
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語言恨仇士良然亦在石拜
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為稱其非
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
新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未嘗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
之有元禮去歸維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
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后仇士良以開有蔭其

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是復棄官去
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唐大和末閹豎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恥而元和逆黨未
討帝欲悉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祿祿循默注
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相繼王
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斷崔潭峻
之檟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
乃可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
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聚群官臨送以鎮
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甘
露之既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

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
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
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
不省覺一兎日威武喧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
予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庁南荒去又有贈中
敏詩云元禮去從緜氏學江充來見大臺宮曲突徙薪
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
注得恣其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熏灼士
大夫於談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殺身之禍故
牧之之詩如此於乎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
忠勇之資謀嬰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
而訓注以當時士大畏懼士良猶遂加以奸兇之目而
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息哉家
藏甘露野史三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特相矛盾
甘露野史之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又為所擒而乙
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之出於朝廷公論而乙
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實跋尾數百
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葛常之

士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
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王良矣王仲宣云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淺臨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

元亮云厚恩固難忘若命安可違是皆不然王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死之不可詩之死與梁丘擾安陵君同議則是罪王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衆驅之於後為王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意從邪陋哉心吾欲詩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陋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沿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至良安達希仲與孫子之論合而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殉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王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華蘇州雖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何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而辭服於賊故應物云尔韓愈嘗有言曰遠哉畏死何苦守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李義山詩云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烹孤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崇臣高祖設指縱之喻

盡之矣他人豈容議耶

盖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賊新井篇遂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淚濕青衫之上何憊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恬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謫輒將清淚濕青衫又云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毋終回曾子車素練銀牀堪泪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舞疎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他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慨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槩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楊子云荆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剌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漢文欲輕利而反重義者以謂朱本惠而傷吾仁固也或又咎帝短喪為傷於孝予觀遺詔率皆言為已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云漢制自文帝遺詔

國家遵以為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荊公詩云輕刑
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
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偷則似誣文帝也俱同上

評史門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
自誅褒妲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
如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
白樂天詩云六宮不發無柔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非逼
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已之愛使六軍之情帖然亦
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畢竟聖明天子事景
陽赴井是何人丹陽集

晉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為別
駕故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摧此

秋棘言諶弃已而就死碑也厥後琨命箕淡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磾繼為匹磾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諶哉觀再贈諶云朱實隕勁風槃英落素秋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其詩托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領也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漢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訟蓋蕙猶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淮陽王為已助代王作朝以致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於忠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暇為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荊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冤詔獄當年迹自窮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暮相同後之論人物者猶取其心而畧其迹則善矣韻語陽秋

張祜觀狄梁公傳云失蓮廬陵厄乘時武后專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二流砥柱虎口吞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二族之夷強犯逆鱗救以廬陵王為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啟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古項能以區區撼二嬖陳易吊為賀之訐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敬伯迎

盧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日廬潛洗光咸泥潛授五王能爽之以飛於乎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力爭不可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

史載宋之問再徂雍並賜死於桂州之間得詔震汗不引決徂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之決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隔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歟丹揚集

十二年當思耆艾賢德與共維持獨專意猛士何弘豈馬上三尺嬰罵未易遽革邪治通終以霸雜蓋有由然

一其前年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之是年下詔曰與天下之賢豪士大夫同安緝之

謂播告之辭乃秉筆代言非若耳熟之歌乃中心所欲也

許汜不為陳元龍所禮望無救世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耳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耳然介甫屢用之求田問舍轉無成更覺求田問舍遲遲讀蜀志曰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又有游西霞庵云求田此山下終歌竹陳詩豈非力歌轉此一重案耶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未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貌顏色白於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

其情如是泊至秦中則有晒藥能無嫉妒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瘴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秦中時矣昔常之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既非真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歡人我必能忘情於憂患宗欲以樂天為刺史王涯以貧淺為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於樂天不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蓋嘗以唐史攷之樂天卒於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之貶樂天死已久非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韻語陽秋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谿見呂尚釣鉤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撿德合于文昌來提此尚書太傳之說也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剖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

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盛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必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擬而司馬遷乃援或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求美女奇物獻於紂紂赦西伯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脩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也哉歐陽詹云論兵去商詹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何異渭川老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間題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鉤無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為傾商政一以為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韻語陽秋

李太白至甘鄂登城樓詩云提攜襁中兒杵臼及程嬰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皆是有取於二子甚重襁中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盾左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世耶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為後趙世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朔殺趙括等朔同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議立趙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月晉詩趙同趙括武從姬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按成公八年即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畜武於宮中或云十

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揚雄之述曲諂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旨也王荊公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寥鄭魯後於子獨先覺又云懦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楊雄又云道眞沉溺九流渾獨辭令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是亦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蹟淺易之說與公子肖矣 同上

評史門

孔子謂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審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尒愚亂世而愚則天下未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於是乎賈生謫長沙傳渡湘水為賦以弔之所遭之時雖與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為不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

欲爲文帝不能用者爲鈍劉乃爲鈍幹弃周鼎寶康
瓠亏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
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
有絳灌豈其是耶蔚當考之

永和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至少
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
暢叙幽情則當時只賦詩可知今觀羲之謝安謝
萬綿孫統王彬之孫徽之徽之徐豐之孝嶠之十有
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凡之孫之孫曇
華茂庾友虞谷孫興公孫綽安孫綽孫嗣宗茂之華平旦偉
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瑰下迪卓
髦羊模孔熾密虞谷孫興公孫綽華茂庾友虞谷孫興公孫綽謝
吕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斛謝安五言詩
曰萬殊渾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義之序以
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及謝安一時
以爲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義之之詩尔
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闊無涯觀富曰
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
未達者耶史載獻之當與兄徽之操之
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要
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
之之詩獨不成豈亦言人之詞寡耶景
祐中 稽太

守蔣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謂獻之等發也葛立之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傳以為謝安携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盧詵羣興曾謂等鑑湖聯句有興衰還尋戴逵東山更隔蕺山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溪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蕺山蕺坡有謝安石寓居舍

飢公請寬民謠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官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公謂京師旱民飢詔蠲租半有司徵求反急愈興同列上疏言狀為宰臣所詆宰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南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緘可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今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不能起穀價不敢貴老幼宿瞞銷縮摧沮亹亹百餘言皆公其敬慕之意其後實出為華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謀從之中家恩將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心為實所詆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寃仇又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詆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伾文未墳崖州巇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有永正行必快伾文之貶其未云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郊僻野嗟可矜具書目見非安徵嗟尔既徃宜為悠則知陽山之貶伾文之力而劉李下石為多非為李實所詆也葛常之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

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關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為中書舍人其後韓愈誨等幼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安侍即天祐二年始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攷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三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凝嫁名於偓時未攷其詳尒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詩讖之關忘者乎同上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又有挈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為公從中起漢十年豨果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四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出肯出此哉故其詩曰

陳侯乃由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一詩云平生蕭相真知已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為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

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狂相國其肯爲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計乎文潛後有一絶云登壇一日冠群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日媿蕭公丹陽集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爲韻語以發其羙蕭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羙詩云千載少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鄰詩云昔有平陵男雄宋名阿游願得斬馬劒先斷佞臣頭豈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奸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以汚尚方之劒乎朱景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濆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脩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乎去佞如拔山也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落其謀相彥範任其事敬暉崔元暐袁恕己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即祚誠爲社稷之奇勳然尚有可恨者焉蓋時李紹勸除武三思彥範輩豈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亦彼之意以爲三思方烝亂韋氏而中宗屬懦一聽其所爲苟誅三思必不利

於已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踞殺身之禍實自取之
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交噬理必然智勇忽遽亦脫
匣授龍泉區區辟李祕先事僅能言留禍啓臨淄敗謀
豈非天
高祖大風之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已有四百年
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奮不終浦得以四時歌舞
宗廟蓋欲侯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
成尔武帝秋風詞翫于歌已無足道及為賊以傷悼李
夫人反覆數百言綢繆戀嫪不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
愧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善論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六

評史門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巳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觧遣
信行脩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謹陶淵明告其
子則曰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初學記載王褒買
便子為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聽券而泪下鼻涕長一尺
有不如早歸黃陌令蚯蚓鑽額之語其少陵柴桑之罪
人哉葛常之
建安七子惟劉公幹獨為諸王子所親曹操威焰蓋世甄
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輸作而不悔亦

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義人會不起自茲不得為故人輸作左校瀕於死公幹嘗有贈徒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於操哉末篇又托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則不以聖明待操矣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一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邪延恩促戰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為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戲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卓犖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經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之意豈亦出於私情乎

鄭虔受安禄山偽命泊賊平與張通玄維並囚宣陽里因善畫祈於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中兎子雲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可念此公懷直道也寫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之懷直道乎當是愛私之言尔八哀詩亦云及虔貶台州掾泛泛浙江漿蓋傷之也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伴而道義可為友也如張鑑之於李讓是一曾直云逐穹不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用蓋有一个處也老杜過孟倉曹詩云

清談見滋味尒董可忘乎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
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
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
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
之說乃白先見之明不
過已遂反其詞作蜀道易
卽基在顧川不置水地
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
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
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
以支琴一以貯酒故僕石詩有萬古遺水濱一朝入
君手之句淘罷府支琴石遂歸襲道舊居故作詩云天
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於乎泉石膏肓人士
之逸韻若樂天者豈藩了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
君子為小人誣蘧則其詩悠故寓之於物以舒其憤如朱
晝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懷陵得蛟龍猶泥蟠
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
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幸開緑
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真形出是也黃子
厓作妬佳月篇云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
嗔曾何污潔白支願少待之寒光靜無迹燦燦黃金盤
山谷所用豈苟云乎哉
云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
吃無殺人如麻錦城雖云
禮未必優也武與杜甫情
武幾殺之則不如早還家
謁韋皐於蜀郡暢感韋之
蜀道易易於履平地
兗州不眠胡牀居官清操
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
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
巖空之門復取洞庭雙石

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俱同上

康節三皇吟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何言初分大道非常道終有先天未後天作法極微難著迹收功最上論功業料得更無人在前擊壤集

堯帝吟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狀雍容一作從容衣裳垂處威儀盛玉帛脩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人自頼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升明類日中

三王吟一片中原萬里餘治非尹德所能居一作能作宜夏商正朔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驅澤火有名方受革水天無意不成需請觀仁義為心者肯作人間淺丈夫一作意應請觀

五伯吟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劍戟屠中活一作國作林一公道借財心棄歸莫雖則餘羊能愛禮黍何鳴足驚狐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俱生

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內歎息唯聞一仲尼

七國吟當其末路尚縱橫仁義之言固不聽肯為破齊存即墨能勝坑趙盡長平清晨見鬼未為怪白日殺人奚足驚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俱生

嬴秦吟轟轟七國正爭雄利害相摩未便休北至一雄心底定其如四海血橫流三千賓客方咸憂百二山河又變秋謾說罷侯能置守趙高元不是封侯

西漢吟秦破山河舊戰場豈期民復見畊桑九千來里開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剝喪既而遭莽虐經營殊不念

高光當時文物如斯盛城復何由更有隍
三國吟桓桓閼峙震雷音絶唱高踪沒處梁蕭詖一方情
味暢弓刀萬里力難任論兵狼石寧無意經略黃河徒
有心雖曰天時亦人事誰知慮外失良金
西晉吟承平未必便無憂安若忘危非善謀昭烈品人才遇
雅謂雖黃時事用風流有刀難割公閒腹無栄可裒元
海頭禍在夕陽停一句上東門笑浪悠悠
十六國吟溥天之下歸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衆到敗時
多蟻蝨瓜當爛處足蛆龍章本不資狂寇象魏何嘗
薦亂胡毛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
南北朝吟一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絶往還偏覇尚
存前典憲小康猶帶舊膻腥一作遺洛陽雅望稱崔浩江
表奇才服謝安二百四年能並繼謾將夷虜互為言
有隋吟始謀當日已非滅又更相承或自戕螻蟻人民貪
土地泥沙金帛悅嫱姬美征遼意思糜荒服泛汴情懷厭
掃地不然天下未歸唐
末葉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歸唐
有唐吟天生神武奠中央不爾群兇未易攘正觀若無風
凜凜開元安有氣揚揚僅及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
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難成往道彌光
五代吟自從唐季隳皇綱天下生靈被擾攘社稷安危憑
卒伍朝廷輕重繫藩方深冬寒木固不脫末旦小星猶
有光五十三年更五姓始知掃蕩待真王

我宋吟二首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艸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混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綬取次園林盡管絃盡一作入老太平春未老鷺花無害日高眠又吾曹養拙賴明時為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迹入閒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一作聞鼓聲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更無之按邵氏聞見錄康節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常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伯温竊從未嘗註乱離為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波輩行自知之

張南軒永菊亭詩引曰陶靖節人品甚高晉宋諸人所未易及讀其詩可見胸次灑落八窓玲瓏豈野馬遊塵所能棲集前建安丞張君精力未衰即掛冠家于瀏陽有年築茸小園為亭面南山來求予名之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嗚呼靖節與寄深遠特可為識者道耳詩曰陶公千載人高標跨餘子豈無濟時念欽蔭獨知止歸來且衡門無慍復何喜九日天氣佳東籬擷芳蘂舉頭見南山佳處政在此地偏心則遠意得道豈否張侯謝銀艾築室娛燕几小亭才尋丈景物自新美頗聞方曈清亦復強步屐不妨數登臨倚杖看雲起高詠悠然篇飛鴻送千里文集

復齋漫録云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為諫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實學縱横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尔或以東坡之論為不然余讀鄭公出關詩

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蕃麟
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
千里目遠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
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
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未博未
可以輕議前輩也若溪漁隱曰余觀諫論殆是老蘇作
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所作也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七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八

辨疑門

王緜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為縣令會歲歉緜每家
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匹邑人大受其
惠稱為德政縣此嘗路旁之盞是時一緡售價不逾其
數爾仕止如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為作墓誌具載其
事至荊公當國倣其法施之天下號為和買父之本錢
既不復償且有折息之害世候傳始於王儀仲素儀仲
文正公之子早即貴達未嘗為邑官至八座沒謚懿敏
國史本傳可考其字璧字定國與東坡先生游李定字
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預賽神會而蘇

子瞻以其任子距之致與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
覆鼎鼐衆賓者也其詩即商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
中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
皆顯名一時揚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
嘗巡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
敦老如岡之祖盖濟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
指而為一不可不辯李翥陽曜人東坡先生門下七亦
字方叔兩方叔俱以文鳴詩音又

多互傳
于世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狥軍功骨肉且相薄
他人安得患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
忍況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麑故曾直

懷荊公詩有翌羨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陳無已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於食子是也然囓魔於秦西巴者孟孫也非中山相也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無已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為巴西亦悞矣丹揚集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郭隗亦不著黃金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其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復齊來子攻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遂築黃金臺劇辛之徒趙至鄒衍因以為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積金

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其迹尚可得而考也
東坡詩云玉奴弦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
璡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
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是筆誤尔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凡二十
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招而
為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
雖以是篇併注屈原宋玉然九辨之序止稱屈原弟子
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
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為
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所據耶

杜子表柏中允除官制詩舊註以為柏著又以為正節按
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義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
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者方是
時段子璋反於綿州元徐知道反於寶應而正節為邛州
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柏學士茅屋
柏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正節之居然詩中殊不
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為學讀書尔茅屋云古人已
用三冬足十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
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 丹陽集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眉不
想西家樣餘腹還須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

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鄰代人留別詩乃云絳
蠟燒殘玉筝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子應
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寧宇記所言不同豈為韻所牽
耶同上

張無盡嘗和山字云安得將相似仲山人疑之以近人所
常用皆山南也觀後漢志陽樊攢茅田服虔注云楚
仲山所居又揚脩荅臨淄侯牋云仲山周旦之儔只稱
仲山何疑之有常明

坡記王陵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
司馬景王病夢逵為祟因為詩同嵇紹從康為有子
劉趙再鑒似無孫如今更候賈梁道未救公間殺李元
蓋怪梁道忠義之靈不能自已其子元之惡授晉紀王
賈所復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碧溪
正訛門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世傳古本作天闕今從之莊子
以管闚天正用此字舊集以作闕又或作闋今不取蓋
先生詩該衆美者不惟近體最於屬對至於古風句
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對為
高古何耶故詳論之以俟知者焉杜詩正異

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濟南實海右諸郡舊集一作
海右今從之正文作海內非也

拂天萬乘動覩水百丈湫拂字從一作無畫馬詩有玉翠
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沸非也
言臣留歡娛樂動殷嵽嵽殷從上聲嵽嵽出文選音渴曷
集韻山貌舊唱集作殷湯嵽音字皆誤蓋緣湯字之訛二
字從而倒之無他詩二字誤倒之者非一
豈知秋禾登賓客有倉卒別本禾字一作未今從之按此
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妻啼飢實此意
也
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紇字從一作鶻與唐史德宗朝始
改名回鶻正文非
中興諸將收山東樓書夜報清晝同夜字從王介甫謂捷
書晝夜至也舊作月今不取
花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諸詩之言花門
集作北門蓋由字畫小誤唐以太原為
北門非謂回紇
明矣卒章申言花門也
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捩撇捩疾貌大食
拽辭沆壕字意皆同令從之舊集作撇
婢娼碧蘚靜蘭撇寒鐘聚蘚字從別本
畫小缺而釋者因云婢娼碧蘚皆謂竹
長夜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此成
安非也其夜字之訛故悞作安耳況卒
南京亂初定所向邑落邑字從別本他
有皆回紇也舊
歌云鬼物撇
然非也
舊集作鮮蓋字
也尤謬
詩舊集作長
旱之意明甚
詩亦云朝野色

枯槁正文作皆今不取

樹枝有鳥亂棲時暝色無人獨歸落棲字從一作正文作鳴今不取言亂棲則鳴可知矣

高皇亦明王魂魄猶正直皇字舊集諸本皆作堂近見別本作皇今從之乃與上下數聯詩意相協也詢之閭人

其漢高祠廟今尚存焉

況上句已云泄雲無定期足字舊集作定雲字畫小訛

悲臺蕭颯石巃嵸枝浪呼洶浪字別本作別本考兩句

屬對之工當用一實字又別本下句作鷲猛胸脩徐

墜字亦未通

玉守閻家臣分明見溪畔耘者必分明曹而進故東坡遠景樓記謂耘者皆出數百人為曹者皇也舊作明乃字

小訛耳

風吹巨焰作河漢騰烟柱諸本下句作何掉騰烟柱蜀本

何作河近見別本今從之蓋於詞意通也

合昏排鐵騎清曉散錦幪幪字他詩有云駑駘怯

錦幪乃覆馬之物正文作驀非也

大火運金氣荊揚不知秋火字從一作謂大火西流七月

詩也正文作暑今不取

終然契真如得匪金仙術二句並從一作正文作終契如

徃還得匪合仙術今不取

幾度寄書白塩北故人贈我青綠裘綠字從一作繅別本正文止作絲字此詩寄裴施州者或謂裴冕非也按唐史冕以寶應元年貶施州刺史不數月移澧州距此已六年矣

配極玄都閟遷高禁衛集諸本皆作禁按西溪宣帝紀云泄禁者其字從竹今從之

尸鄉餘土室誰話呪雞翁誰話從事見列仙傳正文作雞說乃字之訛也呪字一作哂音州又音祝

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茂字連山字皆從一作時歸鳳翔行在正文連峰非也霧樹亦然

掖垣竹埤梧十鼕洞門對露寢陰陰霤庶下從別本文選云二堂對霤此春深詩也前諸本作雪悞矣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麒麟死字從一作正文作花蓋小畫小訛而說者云一詩連用三花字不害為工誤矣

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大路陝華間地名也

晉書櫝道齊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纂電大路以絕道濟粮道而蜀本正作大道誤矣

馬嬌朱汗落胡舞白題斜東汗已見他詩櫝作珠乃衍文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胡白題將字義與離題同正文作踶非也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詩字從別本考詩題與上下句

意當從之舊作時非也

峽雲籠樹小湖日蕩船明蕩字從一作非久游江湖者不知此字之工正文作落蓋字訛也

合觀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來題云觀造竹橋即日成句中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誕獲集諸本皆訛作歡非也

隱逸門

世人謂淵明皆以其事專用肥遯初無康濟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當求其佳集若云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者豈為歲月類此心稍已去其自樂田畝乃眷懷不得已耳十之出處未易為世俗言也陽秋

歐之為弼資者所用故類子以一瓢飲而揚子比之山雌文康公築室汝金溪上闔門千指朝蔬暮塩未嘗敢以貧為病嘗因溪結亭號曰瓢飲蓋欲以見慕賢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不學許由隱烟霧得瓢

不飲惟掛瓢又不學德義居虎岳帶瓢入市多騎羊分無玉醜囊古錦病渴文園只瓢飲不賒金溪新結亭未須引吸如長鯨但願金溪化為酒歲歲持瓢醉花柳

杜尋莵十隱居云侍立小童清義山憶正一云姻爐銷盡杜尋莵十隱居云侍立小童清義山憶正一云姻爐銷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云日午獨眠無餘聲山月高開奔山問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

陳搏資經綸才歷五季亂離游行四方志不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頗喜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

潛龍時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遯迹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閑見笙歌眩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

弋邵伯温易學辨惑

陳摶周世宗嘗召見太平興國初再召赴闕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鞋垂絛以賓禮見賜坐灑水燕談

康節除祕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

無功齒人幽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早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言行録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辯惑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頗嗜酒射畊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絶　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　上欲賞之其後復聞魏野居有幽致　帝亦遣入圖之故野有詩云幽居帝畫看雲水無人談

張横渠入翁吟詩十首步虚聲裏入奇翁入奇須信古英

賢朋未散山翁醉聽歌向入醉鄉傳岩下築岩翁幽通心與帝心通憂勤未感思賢夢相霖何日見成功

磻溪溪伴釣魚翁渭濵纓溪水聽溪翁龜蔵未告非熊兆漁叟堪笑老龍鍾老原原上卜年公羽感天功業動天聰流言未信成王悟悟成全得起禾風龜山山下感麟翁麟翁知己幾時逢自從顏孟希踪後幾人今日更希賢青牛西去伯陽翁當年夫子嘆猶龍立言為恐真風喪豈知言立要真風萬言豪誕滌園翁諸該名理浩無窮早知懸解人間世爭知懸解不言中一身無碍竺乾翁通員身；戒身同船師從我乘桴去頑空中與指真空偈中斜谷卧龍翁量如江海氣如虹不應三顧逢

先主至今千載慕冥鴻籃輿多病入吟翁雲　叟悠遊從清時無事青山醉青山仍醉最青

處士魏野字仲先陝州人居於東郭交架牀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閒於時前后郡中皆所禮遇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野以詩贊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秦岳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住亦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濡茗藥物為答素編先公遺孔有公自寫此詩數本王文正公遺事

旦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政柄遂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之曰魏野謂寇進士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仁宗政要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避入藍田山作歌曰漢之高山深谷委迤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真宗聞其名賜歸和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　真宗聞其名賜歸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於詩善為詩詩如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皆評詩者謂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及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充喜初無封禪書充為人稱之卒湖山寂寞未有繼者歸田錄

又青箱雜記云浦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
逋詩曰巢由不頴洗堯聲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
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言行録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
而南者至此而畫屏聳全石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
徽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則又削而入
如方屋帽者蓋經所謂大隱屏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
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
求以待棲息朱氏隱求室詩曰辰窓林影開夜枕
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立氏詩曰抱
小窓深讀書空谷響一笑有會心紛自 長頂氏

詩曰種桑不療寒耕粟長苦飢寒 有僧使頴 班
遠袁氏詩曰本是山中人歸作山中友豈同荷蓧老永
結躬耕耦浮雲一出岫膚寸彌九有志未可量見之
千載後劉平父詩曰寧懷棲遲情關袖經綸手風雲倘
未期猿鶴且為友萬氏詩曰平生區中緣中歲從黃綺
出處本無心誰云今隱几黃子厚詩曰隱側混樵牧堅
高存聖功懷哉得所尚 瓢從屢空

韓氏次權歌韻宛宛溪流疊九灣山猿時下鳥關關釣磯
茶竈山中樂大隱屏邊日月閑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
使無還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中陸士衡相繼有作雖

極淸麗顧乃自爲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
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悞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
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日夜坐許生挾琴過予書堂夜
久月明風露淒冷生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爲招
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爲予依永作辭而未就也
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以反之口授
許生寫呈穀城老者諸君勝請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
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枚相招高拂千尋素秋下臨深谷之
寒流王孫何處投援久淹留　閒說山中虎豹蓄鳥聞
說山中熊羆夜鳴聲聽薄深林鹿呦呦猿猴與君居山鬼
伴君遊君獨胡爲自聊　靖歲云暮矣將焉求思君不見
我心徙離憂南山之中杜樹秋風雲冥濛下有寒栖老
翁不食澗飲遂春冬此間此樂優游耽何窮我愛陰巖
林春祀昼紅我愛陰巖寒泉夜淙竹柏含烟伯奇悲徐
行發商歌安坐撫孤桐不聞簫瓢屋空但把明月共長
終八間雖樂此心誰與同諾南山之阿桂樹婆娑雲嶠
峨下蔭運蜷檐柯秋思淒淒秋風多王孫不見投援時
寤歌　　岑寂

秀木盤紆雜青淩猿猱慕熊羆麋鹿交麚荒忽淹晨暮
何忌君使我長咨嗟人間歲月驚忽易蹉跎　　幽居

中林散髮披襟山歌釜慰此栖遲素心淥淸一曲傳淸

音超然忘世誰能其浮沉　遠汲寒溪烟雨昼陰獨
宿空齋哀猿夜吟竹梢搖風更蕭森春蘭得芳紉秋菊
伴孤斟此意寧論古今勸君與我同投簪倘徉歸去歌
谷雲深　右友招隱

恬退門

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為
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畫牋
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鬧處乎然
性極清介居無妾媵不事服玩朝衣之外蕭然惟紗帽
皂絛一黄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始
及弟時嘗以詩寄傳霖逸云前年失脚下魚矶苦戀
明時不忍歸為報衆賢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川
之乱垂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剛
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暫
真素志也

復齋漫錄云唐人詩有意效承平無功荅盛明灰心緣忍
擬俟歸畊中書後堂三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
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太恩深命轉輕梅嗌非擬議
蓁霍是平生白日長垂翅青蠅謾發聲高陽權借田地終
驗其筆迹舊相李公迪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
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即事詩敘其事云慘慘高槐落
凄凄餘菊黄物壇多記墨耶為拂塵看正為此也苕溪

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句是裴晉公作李文定嘗親書于中書壁間

蔡寬夫詩話云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丰奇古年近七十髮髭皤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一章得謝退居睢陽歐陽文忠公未顯時正獻拊賞已十有推薦特厚及文忠為留守日與公酌唱文公有荅公見贈末章云報國如垂頓歸耕寧貰田期無尋知已肯逐利名迂慰寧初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拊賞已十有五年矣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烟報國如垂頓歸耕寧貰田此言今始踐矣不愧黃泉荅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曆四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內降詔令論思澤者積數十而兩納上前上嘗謂諫官歐陽脩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吾君禁中有求恩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倖不說出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頓還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公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期之蔡寬夫云正獻在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不言鎮東晉蓋闕文也

退叟詩話云至太尉旦後車駕過洛魏野貽詩曰昔時宰相年年出今日神仙一一來唯有赤松遊王柚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荅溪漁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相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纔滿

多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歲拜章求解上素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旦一日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復求遜位上覩其瘦瘁閔然許之則近臣詩話以為上不許蓋悮矣其蔡寬夫詩話云遂得謝此言良是

寄以絕句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未相伴赤松遊文正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蓋公晚歲南遷世多言不能如文正用野言蓋志士仁人汲汲各有志觀蓋公末年所為蓋欲文正也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繫其人要之不溺於富貴必貧得則一也野有子亦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小微星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九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

警句門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元愛綸文至詔張仲素其遺篇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簪纓蓋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冰蒲硎向日空見石和雪暗雲者寄湋端之詩也擁褐覽霜下抱琴聞鴈來者同湋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曉湋之詩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听猿看楚岫隨鴈到吳洲秋湋寄曉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

方李端寄綸云能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重雉還隨讓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唱迭和莫非佳句善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歟篤尔史載郭暖進官太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自素為尔請以起姓別賦端立就一章又工於前起之矣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為可服也 丹楊集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卽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街七曜起雨拂九門寒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客出花遲暗官後云秋堂入閑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淳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肯如此句乎贈孟必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喜常隨竹影人家大底多山巖題王秀才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隣暗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秋未見有可喜處豈是知不及友起遠甚 同上

山陰野雪興雞乘佳辰強飲猶寒皆斡旋其語使慙昔律近集有天上嬌雲来肯同十年江海別嘗輕花下盡盡鳥勸提與君蓋亦不須傾皆此法也 黄常明

賓客集添炉擣雞舌酒水淨龍鬚駱賓王桃花嘶別路竹葉泻离樽此体甚多惟杼子厚從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一聯最工云蒋藥閑庭延国老開尊虛室值賢人只欵

稱坐客而有兩意蓋甘草国老濁酒賢人故也要得又
有藥爐燒姹女酒甕貯賢人近於湯樂右軍矣余嘗為郊
行詩云江干食息呼扶老木末孜緣訝窕童乃古今注禿
鶖一名扶老爾雅交羅謂之窕童也又題一士人所居云
但遺一枝居巧婦不殊大廈賀佳賓蓋用爾雅注鷦鷯
偕呼巧婦名數子雀一名佳賓言集人屋如賓客也樂
天曾用巧婦對慈姑謝元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筆又
云任筆沈詩劉孝綽稱弟義與成云三筆六詩故枚之
云杜詩韓筆愁來後必清庾痒處近人用之臨
川云閑詩用意婦詩筆靜外安生比太山坡云水沈禪
心都眼靜山供詩總眉愁同上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
公先達為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曲終人不見江
上数峯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国三千里淚宮二十年張
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
名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野火燒
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門風動竹疑是故
人来李益以是得名鳥宿池中木僧敲月下門賈島以
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
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
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句哉古人嘗謂
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尔杜子美云為人

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九子羙膏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數公之可比倫也 蕃立之

李義山位弘農尉嘗投詩謁告云却羙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浸堦趨雖為樂春罪人然用事出人意表尤有餘味與俊陸沉強顏低意趨昭諾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於傷足者非粗知直已不甘心於病跬下者不能賞此

語之工也 陽秋

郭子稽李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射脢何堪夜未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云良友間何闊春事遠如許勞君下鷁洲一葉繁春渚昨夢墮前世日見欣歌舞聊呼花底盃消面點紅兩征歌謝貫虛驟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旨遥李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 同上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言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諷動世人如老杜又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喜氣味老杜句云句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即警言策也 呂氏童蒙訓

句法門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拖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

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篇之類昌東坡句法魯直之夏扇日在摧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攷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同上

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冀衆惟魯直為能深識之李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

徐師川云作詩回頭一句最為難道如山谷詩所謂忽思鍾陵江十里之類是也他人豈知此尤見句法安壯山谷平日詩多用此格

徐師川云為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歇是成一章文悉不相稱師川云但能知意不屬則李可進矣允注章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正意未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錢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聲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

王荊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令荊公集句荊公云琪璘臥塗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 同上

公云匠斲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

莊子文多奇變技經肯綮之未嘗乃未嘗技經肯綮也詩句時有此法如昌黎一鮑兩頭見未會拘嘗計日月歌進又不可君歌強起時難東坡云追盡霜雪未盡謀待君必聊亦記吾曹餘人安敢用 黃常明

苦吟門

澤之儒多讀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刑

客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神人又云貌將松共瘦心與竹俱空李商隱瘦盡東陽姓沈人掉頭撚鬚之苦豈有張顛豐頰者哉沈駱略嘗戲王約以肥而凝咎以瘦而強昭略喜曰瘦已勝肥狂已勝痴 同上

賈島詩如鳥從井口出人從岳陽來實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句以見其詞淵思苦若非好事者誇辭亦繆用其心也 同上

後山詩話云荊公詩力去陳言語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休數變莫年詩益工用意蓋苦故言不可不謹也

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勍氣傷乃都會之豪估效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為優今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屬石破山先觀鐃迹發矢中的兼听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哉

冷齋夜話云賈島詩有影略句薛逸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而今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臨山馬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寒澀窮僻瑣削不暇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女

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佛而退之薦其詩云紫華省天秀
捷疾愈喁報何也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
薑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郊耿
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
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翺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
上平處猶下碩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
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
郊異矣

留題門

澧陽道旁有甘泉寺因某公丁謂曾留行記後而題詠
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頓纓謂之礼佛
遂南行高臺下瞰秦荒路轉使高僧簿寵榮人獨傳遊
余嘗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
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褻慢
客理尤甚菜公之事亦例為覆車平因過之偶為口號
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鑑忠精更遣清泠洗說喙蓋指二
公也 碧溪

黃州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館亦可愛

適當關山路往來留題無數東坡傷耒者不嗣其意嘗有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耽人無我儀又云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中壇譽徹碑有士題云舊韵無儀字蒼翁有恨聲不可録 晉溪

張祐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所歷僧寺往往題咏如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厭花題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疎鐘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等字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閉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遍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岩楞伽常公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洪在岳陽嘗贈北人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題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余吟諸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類其詩標榜者多矣 荀常之

温公治第洛中閑閉自獨樂其心憂樂未始不在天下也其自作記有云世有人肯同此樂必肯拜以献矣東坡賦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名其得人心也又云撫掌咲先生年來學瘖瘂疑未盡命名之意 同上

沈約命王筠作郊居十詠書於壁不如篇題約云此詩指物程刑無假題署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吾甥李潮下筆親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潮乎潮乎柰尔何退之招揚之罘之眾南山來文字得我驚我令之眾歸實侍栢與馬之眾別我去計出栢馬下我自之

眾婦入門思而悲之眾別我去能不思我為作詩招之眾晨夕抱飢渴嘗戲謂此二詩直不須題署也黃

常明

子美詩謀拏初一畝廣地方連延敢謀士木罷自斃面勢堅經營上元初斷手宅應手又題衡山縣李堂云旌頭彗紫微無復組豆事於乎已十年儒服敝於地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講堂非巢造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林木在庭戶密榦疊青翠有井架憂時轆轤凍地皆所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豈不是草

李翺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翺有縣君好摶湲一詩并傳燈錄載荅藥山一偈決疑有溪間題一篇而已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裡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

苕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相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余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驗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大即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係此一戰杜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沒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為感懷詩題于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一舟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苕溪

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畫中題此詩后四句嘗以問相識間云是古樂府今觀此書方知其悞也

苕溪漁隱曰題吳江三賢堂內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

二頃田衰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所出舍下彈其一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頭有異善人言將獻天子今特此死鴨以詰官內養長宮集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遊道場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閒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汪彥章何山何氏書堂記云予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為晉何楷楷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其居為寺而名其山

寄贈門

子美詩遂行無自内撫比何如寄是云舊來好書今能否
老去新詩誰與傳樂參云喬生作尉別未久固君爲問
平生否魏君校理復何如前月人來不得書矣子素多
疾別來未得書比健著寒地體内今寒如樂天寄夢得
云病後能吟否秋來曾醉無退之贈崔立之云長女嘗
人事誰助出悅適諸男皆秀爽幾能守家規亦皆書

一通也

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林覬覦端
揆明皇欵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欵相垍而奪於楊国忠
自此各懷觖望安禄山盜國垍相禄山而均亦受僞命
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

贈均詩不通籍踰青瑣亭備照紫泥露乱傳名箭歸馬
散霜蹄言均爲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垍詩云翰
林遍寄盖綜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垍
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時也二人思寵煊赫如是則報
國當如何而乃數乱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天亦厭人
類也哉 黄常明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
郊肆赦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
閽氣沖新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宮驗討
論伺風遺鴈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隊希烈常見素爲

宰相而崔国輔于休烈者皆集賢学士也故末句云
謬稱三賦在雖述二公息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
唐史是歲陳希烈為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
見素詩云持衡晉臣藻鑑昕夜上星辰則甫之文乃為見
素所賞非希烈也 同上

牧之贈何宜一日讀千紙一月讀千箱古人讀書以紙計
范雲就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又袁俊家貧無書
年後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為計 碧溪

故事門

余嘗論李廣以私憾殺霸陵尉 禰衡險刻決非長者
所以不侯非直殺降之譴也因觀坡云明年定起故將
軍未肯先誅潮陵尉恐亦寓此意

史傳襲稱兄弟為友于故淵明詩云昔喜見友于子羨云
友于皆擬又山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荅傳武帝登
北顧樓賦詩荅受詔便就上以示其祖溉云荅定是才
子番恐卿後來文章假手于荅後每和御詩上輒手詔
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退之玉川詩云誰謂貽厥無
基址二事正可對也 碧溪

月令來賓事常疑人未曾用及及
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秦京社別浦鴈賓秋 同上
觀荅得秋江晚泊云莫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顧況云
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社別浦鴈賓秋 同上
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山見怪驚我頑我

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盖與江神指水為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流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黃常明

老杜復見諸山得銀麪江引禮記山出器車注盖瑞應圖云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麪出昌黎我有雙飲酌其銀得朱提見漢志朱提銀八兩為一流注 苕溪

朱提爲捷為乃色名也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瞻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冰懷云銀魚金帶不應用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用赤綬人皆以為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為三品之服緋為四品之服淺緋為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為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表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動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即中亦是五品故其自章與樂天同耆常之

書事門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詩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茉觀從茸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 襲而用者非一

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書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香曰卿有荷紫荷素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香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筆事孝武帝數十年住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荷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珠未知晉書昆紫荷之義也 丹拂集

王儉少年必宰為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巧讒曹佐酖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為之後官亦至侍中 同上

杜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九鑽巴嶲火三蟄楚祠雹其書歲月也新矣樂天云吳郡兩回逢九月越州四度見重陽去年八月十五夜溢浦沙頭水館前又前年九月余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月到東洛今年九月來吳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黃菊花同色黃其質直叙事又自一格

黃常明

參送顏平原詩序云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郎十數公為郡守上賦觴群公於蓬萊仍賜以繒帛寵餞加等故參為長篇述其事安祿山亂明皇曰河北二七四郡無一忠臣邪及聞平原固守乃曰朕不識真卿何

如人融爲若此前呂宴春文具耳退之云偶然題作
大君士便有無窮之福人可謂切中時病凡世之趋附
權勢以畫身利者豈問其人賢否果能爲国爲民哉及
其敗也相推入禍門而已聾俗無知謂祭非鬼無異也

碧溪

感事門

三山語録登慈恩寺塔詩訖天宝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
秦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自混濁而清濁不分
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
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於淫樂而
不已故曰惜哉瑶池飲日宴崑崙公賢入君子多去朝
廷故曰黄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禄位者
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同上

西清詩話云退之箱能宫灘詩云浩浩復湯湯灘聲如更
揚黄魚首曰退之才听水句尤見工謂浩浩湯湯如更
揚者非諳客裏夜卧飽聞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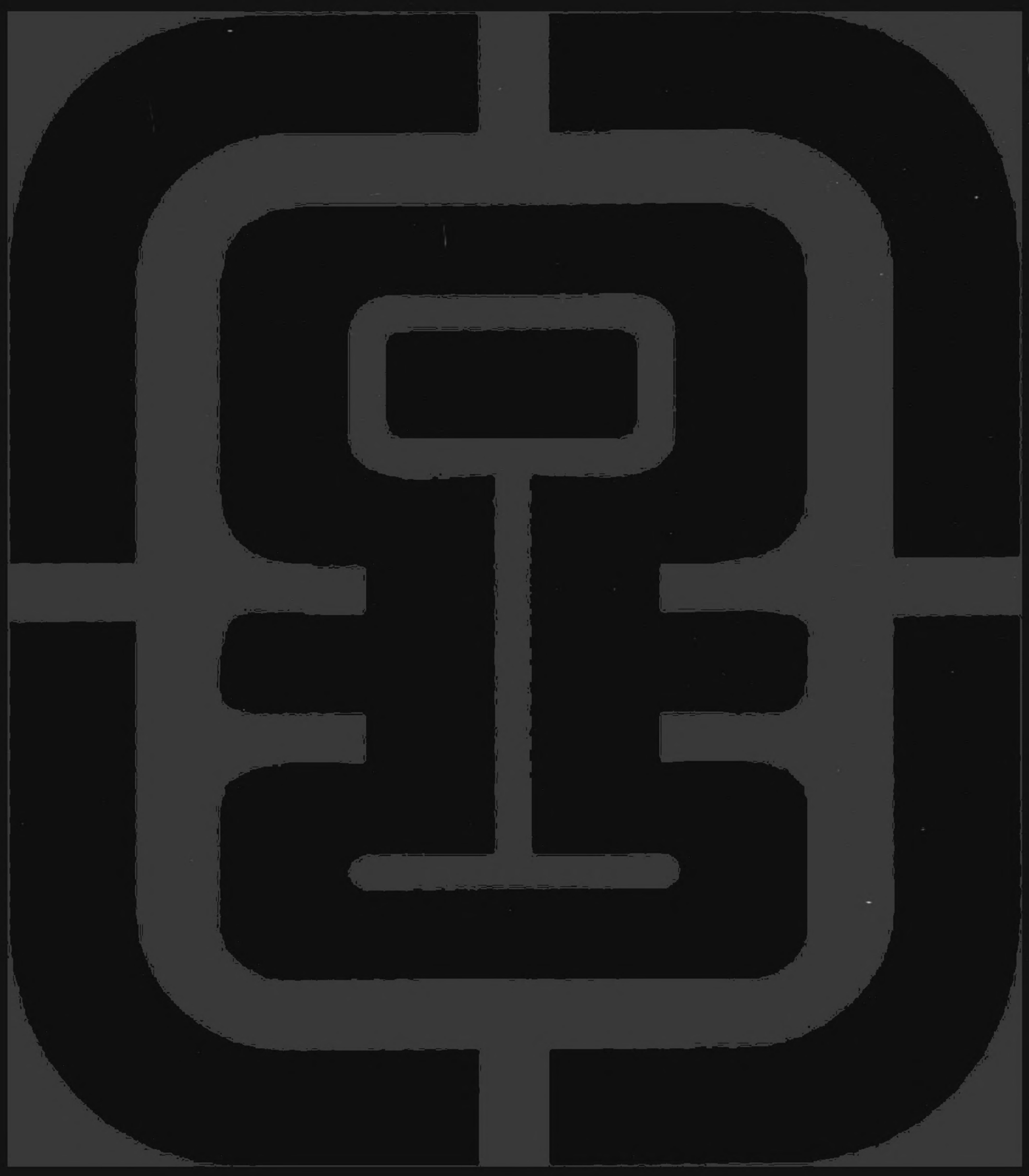
隐叢話

東坡云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風簫林
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待稍深遂忘歸禽鳴幽谷寒藻舞
清漪去國魂已游懐人泪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
宜索寞竟何棄排徊只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似古人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陵墟同盡隨丘壠儀曹何憂之深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閔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樂天既遇閑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何耶詩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能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詩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定哉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過事及謂玆鼇一可求員嶠竟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舉既頻領諸鰲弭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秋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晉讀此詩感劉魏李訓薛文通等事為之太息

老杜所以為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為工蓋其語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嘗觀常應物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廣陵覲兄牧情且為歡累日不知饑冬至寄諸弟云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元日寄諸弟云日月咏遠期念君何歇社日寄云遥思里中會心緒恨微微寒食聯騎定何時吾今頻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早青青初秋寄云高梧一葉下空齋

婦思多聞蟬寄諸弟云緘書報是時此心方耿耿登郡
樓寄諸季云上懷大禹恋下有骨情余謂觀此集者雖
談閒交脩當一變而怡怡也黃常明